

◆走笔宣城

我所认识的安庆

杨坤

大学刚毕业，我在省城一家单位的企划部工作，我的部门领导，是比我高一届的学长，就是安庆人。学长风趣、干练，有思想、有才华，对我亦十分关照。我当时主要是从事企业文化报编辑工作，后来，这份内刊荣获中国企业传媒特别贡献奖。

他后来辞职了，我也很快开始与第二位安庆朋友接触。他是一位媒体人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看到了我创办的企业文化报，主动与我联系。或许是年龄相仿，亦或是志趣相投，一壶茗茶，相谈甚欢。在他的引荐下，我步入了梦寐以求的新闻单位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媒体人。他文质彬彬，富有见识，虽然只比我年长两岁，彼时已执掌省媒一个业务版块，年轻有为。高兴时，他会情不自禁地哼唱几句家乡的黄梅戏，颇有些功力。

黄梅戏，被誉为“散发着泥土芳香”的地方戏曲，如“山野吹来的风”流播全中国，享誉海内外，与京剧、越剧、评剧、豫剧并称中国五大剧种，成为安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闪亮的“名片”。

韩再芬，国家一级演员、黄梅戏领域第一位“二度梅”获得者，我曾在多个场合采访过她。十多年前，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常驻合肥演出，我们深聊了许久。我采写的关于再芬黄梅的那篇报道，还荣获了当年的安徽新闻奖。

安庆是长江自江西流经安徽的首座城市，“万里长江此封喉，吴楚分疆第一州”，安庆籍明末清初江南大文士钱澄之笔下的家乡，何等壮阔。“天柱一峰擎日月，洞门千仞锁云雷。”我曾多次到访过天柱山，一柱擎天，瑰伟秀丽，世界地质公园、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实至名归。

南有“六尺巷”，北有“一壶茶”。“一壶茶”，就是我家乡的“棒棒茶”。在千年历史古镇濉溪县临涣镇，茶文化有着600多年的传承，当地村民遇到分歧有着“不去衙门去茶馆”的习俗，于是茶馆成为了评判是非、化解矛盾的民间舆论场。“六尺巷”礼让共和谐，“一壶茶”一笑泯恩仇。

2016年，一位网友在论坛上晒出了一张“空白罚单”，原来他去六尺巷游览，私家车停在路边，没成想属于违停，交警看到后，只是开了一张“空白罚单”，“罚单”上写着：“前面有停车场，下次注意。”当地交警执法的人性化令我为之一暖，我辗转联系上这位南京网友，又赴桐城实地采访，稿件发出后，反响极大，一片叫好声，《人民日报》、央视等众多媒体对此事进行了追踪、关注，我也倍感欣慰。

听商会的朋友说，在淮北工作、创业的安庆人还是比较多的，有党报的总编，有瓜蒌子种植大户，有体制内的公务员，有酒厂、煤矿的职工。他们温文尔雅，思想开阔，身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他们来合肥出差，我习惯安排在墨街的“大关水碗”，叙友情、解乡情。只是偶尔会因为方言差异，闹出一些笑话，却也平添了餐叙氛围。

一次席间，一位淮北老乡说起老家的那条路太“b à ng”了，淮北方言是指灰尘大。刚去淮北工作不久的一位安庆朋友接来话茬，“那边的路我还没有走过，找时间一定去体验一下！”惹得全场哈哈大笑，他肯定是听成“那条路太‘棒’了”。大学时期，室友小余是安庆人，时常说“有没有看到我的‘孩子’？”起初，大家都纳闷，相处久了才知道，他是在找他的鞋子。

我至今还记得这个段子，因为它是我所喜欢的安庆的“味道”。



◆素描民间

吃邀台

阮德胜

吃邀台，是皖南池州的一种傩俗。旧时，一般在自太阳下山一直演到次日天明的“两头红”的傩戏大演中，至半夜时分，主办傩事的年首都邀请演职人员和观众共吃夜宵。因此，也称“吃邀台”。

“邀”中有礼有情，“邀”间有时有味，我都喜欢。

我头一回吃邀台，是在贵池九刘十三姚的荡里姚。时值一九九〇年，我是高二文科班班长和学校文学社社长。头年放寒假时，平时少言的同班同学姚威武对我说：“班长，你这么喜欢写东西，正月初七之后可以到我家去看看傩戏，说不定有你要的素材呢。”

姚家得知小儿子的班长来了，十分热情，特别在晚餐上，姚母将咸肉咸鱼摞了大半碗，我吃得当夜印象最深的就是找水喝。这边刚放下饭碗，那边便被拉着跑进了姚氏宗祠。前后两进的宗祠里，红通通一片，所有柱子都贴上了对联，四处挂上了灯笼，尤其里边天井里的烛架上插满了点燃的蜡烛，照透了每一个角落。还有不知趣的雪花往天井里飘洒，半道上便被蒸回到了天上。姚父扛来一只火桶，放到天井后的正中间。他一边放下，一边从口袋里拿出烟，抽出递给两耳朵夹着、嘴里叼着、手上还捏着香烟的中年男子，并指着我说：“七叔，我家老五的班长来看戏了，圩区人怕冷！”七叔是主持傩事的年首，他用另一只手接了烟，点点头。用现在的话说，火桶是C位，只有家族中的长辈或贵客才有资格坐那里。同学一一向我介绍摆放在龙亭里的当地人称“脸子”的鬼脸壳子面具，男女老少的都有，五颜六色，很好看，我喜欢上了一枚“童子”，好可爱。

我坐进炭火正旺的火桶里，很快身上冒汗，这对生在圩区少柴火的我来说是少有的温暖。台上一直敲着的小锣顿时转为锣鼓齐上阵，傩戏开始了。戏前举行了祈福的傩仪《五星拱照》，之后便是大本傩戏《刘文龙》，中间时而夹有祝愿五谷丰登的傩舞《打赤鸟》和祈求文运昌茂盛的傩舞《魁星点斗》。说实话，台上台下热闹非凡，我没有听懂几句，至于剧情还是后来姚威武告诉我的……又“渴”又“热”的我，终于熬到锣鼓咚锵一声响。七叔吐出半截烟，走到台中间，对着天井大喊一声：“吃邀台啦！”

宗族的男人们你一手、我一手，在祠堂中间搭起一只烧着棗子炭火的灶台，架上一口团箕大的砂锅，里边很快咕嘟起猪肉、豆腐、腌菜、粉丝等，这就是寓意“吉祥兴旺”的“一品锅”。台上台下的演职人员，还有看戏的大人们，东扯一个西拉一个，八人便坐齐一桌。七叔过来“请”我上了桌，我不太懂里边的礼数，只得顺从，我坐的是首桌。七叔只给一桌“发”一瓶白酒，菜用盆子打上来，我在倒酒的“酒司令”招呼下，夹了一块大豆腐吃进嘴里，实在“渴”得不行，一口闷光了小碗里的酒。喝完吃完，傩戏接着演，直到天明。

兴许是姚家人热情的推动，甚或头天夜里吃邀台那口酒闷糊了脑子，我竟在与姚威武告别时，说出了今后一定要写一部关于傩戏的书。高三上学期我应征入伍，但为了那句“狂



星空 潘有刚 摄

言”，凡是春节回乡都尽量挤一两天去看看傩戏，只是不敢再去荡里姚，生怕看到姚威武和他的家人。好在我终于在二十二年后转业回乡，创作了长篇小说《傩神》，只是小说中的“吃邀台”并不是以荡里姚的为蓝本，而是从二手资料中选取另一村太和章的。

去太和章吃一回邀台，想法也有十来年了，年年下决心，年年不成行，今年趁着少有的大晴天，提前与当地傩戏主持了解到初七有傩戏，也有吃邀台，便与文友相约而至。

着实是为了“吃邀台”，他们这晚特意将《和番记》安排在上半夜最后演出，待戏演至第十一出“赏月”时，台上剧情发展到“番邦公主”八月十五中秋节邀请“刘文龙”前去赏月，戏台的桌子上摆好了茶点、糕饼、水果，还有酒，俩人坐定随食随饮，合剧情、达心意。此时，戏台上留一人不断地缓敲大锣，还有两丑一旦手执小锣扮作卖唱人随意唱些小曲为“番邦公主”和“刘文龙”助兴。

台下祠堂早已摆好桌凳，其他演职人员和在场所有人都在应邀之列，我和文友捡一个拐角处坐下，镇文化干事过来拉了几次要上座，我们都谢绝了。桌面上，已不是当年的“一品锅”，八冷八热依次入席。我吃了，也喝了，但从上席到离席，我一直都在回味那年在荡里姚的“热”劲和“渴”劲。文友嘀咕说，吃的内容大于了傩的仪式。我说，太和章的“吃邀台”，台上吃的是戏文，台下吃的是快乐。这就够了，这是守正，也是创新。

明年或后年，我还会去“吃邀台”，将去另一个叫缙溪曹的傩村。他们一般安排在正月十三，《刘文龙》演至第六断“夫妻分别”之后。演职人员回家各自端来一碗菜、带来一只酒杯，七八人自成一桌，年首只备一桌一瓶白酒，不做饭菜，众人自斟自饮。而他们端来的菜，不是腌白菜，就是腌萝卜，最好的不过有几块豆腐。为什么在过年哪家没有鱼肉的新正月里却带来如此下酒菜肴呢？是显穷，还是怕露富？结合剧情之“相送”之意，权着驱傩的一种形式，叫“送穷”。

送穷是古风。自汉已有之，西汉扬雄有《逐贫赋》。据《金谷园记》：“高阳氏子瘦约，好衣敝衣食糜。人作新衣与之，即裂破以火烧穿著之。宫中号曰穷子。正月晦日巷死。今人作糜，弃破衣，是日祀于巷，曰送穷鬼。”至唐仍有此俗，韩愈有《送穷文》，姚合有《晦日送穷》诗：“万户千门看，无人不送穷。”《图经》也记载：“池阳风俗，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穷九日，扫除屋室尘秽，投之水中，谓之送穷。”

我坚信，在缙溪曹，可能没有什么穷可送，但一定会积富。正如“吃邀台”，意不在吃一样。